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陸秀夫年譜

蔣逸雪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陸
秀
夫
年
譜

蔣逸雪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(97251)

中國史叢書 陸秀夫年譜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貳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蔣逸雪

主編者 何炳松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董雲暹)

宋兼樞密使陸丞相秀夫



陸秀夫年譜
遺像

總理在日，他自己常常想做一個文天祥，要我做陸秀夫；那時在永豐兵艦蒙難的時候，亦就是革命環境最危險的時候，總理就是以此自許的。現在總理死了，革命的環境更加危險了，我就要繼續總理的精神來做文天祥陸秀夫，希望大家同我一道來做文天祥陸秀夫！宋時有了文天祥陸秀夫二人，就可把中國歷史發揚到千年萬年，到現在還存有一種正氣，還有一點國粹，使一般外國人不敢輕視我們中國。現在我們就要來保留這一點正氣，這一點國粹，使我們的後代得在歷史上永遠遺傳下去，使無論那個異族人都不敢來輕視我們中國，壓迫我們民族！

陸 忠 烈 公 遺 墨

陸 秀 夫 年 譜 遺 墨

光 前
裕 後

陸 秀 夫 書

序

甲子春，偶行京師小市中，得於露攤上見陸丞相全集，蓋清咸同間鹽城王夢熊先生所搜集也。亟購之歸，讀之，則所收丞相遺作，不過寥寥數篇，餘皆追輓贊頌之辭而已，意頗不懌。越丙寅春，復見蔣子逸雪所爲陸秀夫年譜，自云取材於江南圖書館，而於王氏所搜集者，又未之見，意益爲之惘然。乃馳書告蔣子，並媵以前集，供其參稽。蔣子既勤於搜討，乃就原稿補綴之，復自郡城遠郵寄示。且曰：『王氏丞相集，本刻於郡城丁氏，今不百年，遍尋之書肆及藏書家皆不獲；』以此知余之所得爲海內孤本，益以見文字流傳，其保存之不易也。而余以爲文字者，特古人塵影之餘耳。自來國家柱石之臣，勤勞王事，盡瘁匪躬，本不欲以文字增重。若忠烈之孤忠大節，日月爭光，即使寸楮無存，而其精光灑氣之發揚於天地間者，固自無窮也。觀蔣子是編，蓋不勝先正典型之思矣。泗陽張相文。

宋史本傳

陸秀夫，字君實，楚州鹽城人。生三歲，其父徙家鎮江。稍長，從其鄉人孟先生學。孟之徒恆百餘，獨指秀夫曰：此非凡兒也！景定元年登進士第，李庭芝鎮淮南，聞其名，辟至幕中；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，號小朝廷。秀夫才思清麗，一時文人少能及之。性沉靜，不苟求人知；每僚吏至，閣賓主交驩，秀夫獨斂焉，無一語；或時宴集府中，坐尊俎間，矜莊終日，未嘗少有希合。至察其事皆治。庭芝益器之，雖改官，不使去己。就幕三遷，至主管機宜文字。咸淳十年，庭芝制置淮東，擢參議官。德祐元年，邊事急，諸僚屬多亡者，惟秀夫數人不去。庭芝上其名，除司農寺丞，累擢至宗正少卿，兼權起居舍人。二年正月，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，不就而反。二王走溫州，秀夫與蘇劉義迫從之，使人召陳宜中、張世傑等皆至，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，進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，知軍務，每事咨訪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贊之，無不自盡。旋與宜中議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罷之。張世傑讓宜中曰：此如何時，動以臺諫論人！宜中皇恐，亟召秀夫還。時君臣播越海濱，庶事疎略，楊太妃垂簾，與羣臣語，猶自稱

奴，每時節朝會，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；或時在行中，淒然泣下，以朝衣拭淚，衣盡漉，左右無不悲動者。屬井澳風，王以驚疾殂，羣臣皆欲散去，秀夫曰：度宗皇帝一子尙在，將焉置之？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，今百官有司皆具，士卒數萬，天若未欲絕宋，此豈不可爲國邪？乃與衆共立衛王，時陳宜中往占城，與世傑不協，屢召不至，乃以秀夫爲左丞相，與世傑共秉政。時世傑駐兵厓山，秀夫外籌軍旅，內調工役，凡有所述作，又盡出其手，雖匆遽流離中，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。至元十六年二月，厓山破，秀夫走衛王舟，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，秀夫度不可脫，乃杖劍驅妻子入海，卽負王赴海死，年四十四。翰林學士劉鼎孫，亦驅家屬並輜重沉海，不死，被執，榜掠無完膚，一夕得脫，卒蹈海。鼎孫字伯鎮，江陵人，進士也。方秀夫海上時，記二王事爲一書，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，曰：君後死，幸傳之。其後厓山平，光薦以其書還廬陵。大德初，光薦卒，其書存亡無知，故海上之事，世莫得其詳云。

陸秀夫年譜

宋理宗嘉熙二年，戊戌（西曆一二三八年）十月初八日寅時，公生於鹽城長建鄉之長建里。

公姓陸氏，名秀夫，字君實，一字實翁，別號江東，蓋世家原始江東派也。高大父某爲淮安管勾，遂籍淮安州鹽城縣。曾大父榮，祖大有，父芳春，母趙氏，生二子：長清夫，字君明；次則公也。

宋史謂公得年四十有四，此說果信，則公之生當在丙申（一二三六年）。案陸清夫家譜自序，公十九歲登文天祥榜進士；宋史云公成進士在景定元年（一二六〇），蹈海在祥興二年（一二七九）；據是以計，則公得年僅三十有八，其說前後顯然不符。龔開陸君實傳謂公已卯四十二歲蹈海，丙辰用鄉書登乙科；山丙辰逆推至戊戌爲十九年，已卯逆推至戊戌爲四十二年，故知公之生爲是年也。

是年爲朱熹卒後三十七年；謝枋得生十三歲，文天祥三歲。

嘉熙三年，己亥（一二三九年）公二歲。

嘉熙四年，庚子（一二四〇）公三歲。

是年，芳春公徙家京口。

龔傳：『生三歲，父母攜抱避地南來居京口。』案鹽城於南宋爲邊疆，是年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，且志稱：『理宗初年，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，家有兵仗，侵掠難制。』是則內憂外患，其勢不得不遷矣。

淳祐元年，辛丑（一二四一）公四歲。

淳祐二年，壬寅（一二四二）公五歲。

淳祐三年，癸卯（一二四三）公六歲。

是年入塾。

宋史本傳：『稍長，從其鄉人孟先生學，孟之徒恆百餘，獨指秀夫曰：「此非凡兒也。」』

淳祐四年，甲辰（一二四四）公七歲。

淳祐五年，乙巳（一二四五）公八歲。

淳祐六年，丙午（一二四六）。公九歲。

是年，蒙古主貴山立。

淳祐七年，丁未（一二四七）。公十歲。

淳祐八年，戊申（一二四八）。公十一歲。

是年，蒙古主貴山卒，后幹兀立海迷失聽政。

淳祐九年，己酉（一二四九）。公十二歲。

淳祐十年，庚戌（一二五〇）。公十三歲。

淳祐十一年，辛亥（一二五一）。公十四歲。

是年，蒙古主蒙哥立。

淳祐十二年，壬子（一二五二）。公十五歲。

是年，應鄉舉，得貢補太學牒，非其好也。

公雖有聲科第，然舉子業非所好也；篤信理學，尤服膺晦庵。說者謂：「公設不以節烈著，則定屬

道學傳中人也。』讀編正孝經刊誤跋一文，可知其致力之所在矣。

孝經一書，古文不可得而攷見矣；所可攷者：漢書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，要之皆古文之舊也。秀夫幼而讀之，莫覺其非，長而疑焉，涉獵載籍，罔非類是，莫敢有所與，既入仕，濫次西藏勾當，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，夫然後心目開朗，欣欣然若有所得，於是與在館諸同志，因元晦之議，從而刪削次第之。然而敢以粟絲己意，妄有所參涉於其間，以得罪於先正，庶幾是經燦然可復，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，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，或不能無少助云。

寶祐元年，癸丑（一二五三）公十六歲。
是年，讀書鶴林寺，有詩：

歲月未可盡，朝昏屢不眠。山前多古木，牀下半殘編；放犢飲溪水，助僧耕稻田；寺門久斷掃，分食愧農賢。

案沈光宸弔公詩，有云：『知是正心功有素，鶴林秋夜一燈殘。』徐燧詩亦有『鶴林燈火傳心學，粵嶺衣冠卽首丘』之句。

寶祐二年，甲寅（一二五四）。公十七歲。

寶祐三年，乙卯（一二五五）。公十八歲。

是年，魁省元。

陸清夫家譜自序：『君實自幼穎悟，文章英邁，年十八，魁省元。』

寶祐四年，丙辰（一二五六）。公十九歲。

是年，成進士，與文謝同榜。

陸氏家乘忠烈全傳：『公登寶祐丙辰科二甲第二十七名進士，與文天祥同榜。』又云：『及拜

黃甲，敍同年於禮部貢院，出謂鎮江舊契同年王良臣，本邑同年劉幼發曰：『今日皇恩渥重，吾

儕當思報國，相勉爲天下第一等人物，方爲不負此舉。』時考官王應麟聞之，召而謂之曰：『閱

卷得文天祥，予不勝喜；今聞賢論，何讓天祥，可賀！可賀！』四庫全書簡明目錄：『寶祐四年登

科錄一卷，宋文天祥榜進士題名也。宋登科錄存者二本：紹興十八年榜，以朱子名列第五甲九

十人，故講學家寶而傳之；此錄狀元爲文天祥，二甲第一人爲謝枋得，第二十七人爲陸秀夫，並

孤忠勁節，照映百世，其精神亦自不朽也。』又此書清葉封觀跋云：『右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，計六百一人，而宋亡死事之臣，若文天祥、謝枋、得陸秀夫三公，皆出是榜，不綦盛歟！秀夫子祥與己卯抱帝赴海死，宋乃以亡，其情事有足悲者。越三年，天祥盡節死柴市；又七年，枋得不食死憫忠寺中；雖時迹先後不齊，要其受命，則一也。』又云：『如三公者，誠無負國家求士之典，而國家之科名，豈不亦以若人爲重哉？』

章琰以兄之孫子妻公。

年表謂：『十八歲，贅培京口章，似不確。龔傳：『年十五，應鄉舉，得貢補太學牒，非其好也；後三年，歲在丙辰，用鄉書登乙科，是時殿撰章子美琰居京口，負時望，以兄之孫子妻之。』案十五又三年，爲十八歲；而丙辰年，公又實係十九歲。龔特著丙辰，則三年當是四年之誤，科名顯達，聯以婚姻，固人之情也。

沈儼陸丞相世系考：『端宗立，進公端明殿學士，簽書樞密院，旋謫潮州，公乃奉太夫人就養於潮，兄清夫亦爲潮州管勾，夫人趙氏，側室倪氏，長子絲，年十五，次子七郎，年十一，三子八郎，年七

歲，四子九郎，年五歲，家人端兒正兒皆從於潮。』又自注云：『案家譜太夫人趙氏，夫人亦趙氏，但龔傳又云：「公居京口，章殿撰子美瑛以兄之孫子妻之。」則夫人又係章氏。或先娶於章，繼室於趙耶？並載之，以待考。』陶性堅又云：『公夫人之爲章爲趙，幾難辨別，但龔翠巖先生既言之鑿鑿，公孫海亦云祖母趙氏，又非屬無稽。大抵元配章氏夫人，繼配趙氏夫人。龔傳言章不言趙，從其朔而言之；家譜言趙不言章，要其終而紀之，是亦理之可信者歟？如是，則仗劍以驅者，殆趙氏夫人也。若諸子之所從出，或皆趙氏夫人，或兼章氏夫人，或併出於倪氏，則不可曉，姑闕之。』案沈陶之說元配章氏，繼配趙氏，是也。至陶氏謂諸子所從出不可考，竊疑諸子或出趙氏，或出倪氏，章氏似無出，蓋公之澤縣延於後者，祇長子絲一脈，家譜但稱趙氏，設絲爲章氏出，豈有人子擯其生母而不載者乎？

寶祐五年，丁巳（一二五七）。公二十歲。

是年，賈似道知樞密院事。

寶祐六年，戊午（一二五八）。公二十一歲。

是年，賈似道兼兩淮宣撫使。

開慶元年，己未（一二五九）。公二十二歲。

八月，忽必烈將兵渡淮。九月，渡江圍鄂州。十月，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，軍漢陽以援鄂。

閏十一月，呂文德知鄂州，賈似道乞和於蒙古，鄂州圍解。

景定元年，庚申（一二六〇）。公二十三歲。

是年，入李庭芝幕。

宋史本傳：「景定元年，李庭芝鎮淮南，聞其名，辟至幕府。時天下稱得士之多者，以淮南爲第一，號小朝廷。秀夫才思清麗，一時文人罕及，性沈靜，不苟求人知，每僚吏至，開寶主交驩，秀夫獨斂容無一語。或時宴集府中，坐樽俎間，矜莊終日，未嘗稍有希合；至察其事，皆治庭芝益器之。」

四月，蒙古主忽必烈立。六月，立忠王禕爲太子。

蒙古李璫寇淮安，李庭芝擊敗之。

景定二年，辛酉（一二六一）。公二十四歲。

景定三年，壬戌（一二六二）。公二十五歲。

長子繇生。（據沈儼陸丞相世系攷推計，下次子三子四子生年同。）

沈儼陸丞相世系攷：『公全家俱赴海，惟長子繇以好漁獵放迹海島，居潮奉太夫人。太夫人聞公變，亦驚愀以死。繇生三子：曰海，曰道，曰浩；散居潮之海陽城東城南，併移居饒平揭陽澄海等處皆繇裔也。』案四子九郎亦留潮，未赴海，後以病夭，說詳咸淳八年。

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。

景定四年，癸亥（一二六三）。公二十六歲。

景定五年，蒙古至元元年。甲子（一二六四）。公二十七歲。

八月，蒙古入都於燕。十月，帝崩，太子禩卽位。

度宗咸淳元年，乙丑（一二六五）。公二十八歲。

咸淳二年，丙寅（一二六六）。公二十九歲。

次子七郎生。

咸淳三年丁卯（一二六七）。公三十歲。

咸淳四年戊辰（一二六八）。公三十一歲。

是年，阿朮圍襄陽。

咸淳五年己巳（一二六九）。公三十二歲。

正月，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，兼知揚州。

二月，蒙軍圍樊城。

十二月，呂文德卒。

是年，成廣陵牡丹詩卷。

宋林霽山有白石山人樵唱稿，中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，云：『南海英魂叫不醒，舊題

重展墨香凝；當時京洛花無主，猶有春風寄廣陵。』明孝宗武宗年間，葉元玉爲潮州郡守，時潮

有高士陸大策者，公之裔孫也。元玉訪徵丞相遺聞軼事，猶得見其家藏廣陵牡丹詩卷，惟破爛

已甚耳。

咸淳六年庚午（一二七〇）。公三十三歲。

正月，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，督師援襄樊，公隨參軍機。

龔傳：『京湖制使呂少傅薨，詔李制使改鎮江陵，君實仍以機宜在行。』

是年，三子八郎生。

咸淳七年，辛未（一二七一）。公三十四歲。

作丹陽館記。

丹陽館之所始，無可攷。按郡志，紹興十四年，朝廷命守臣鄭滋建之，於時和議計成，館是用作。中門南向，接送伴使在東館，客使在西館，厥後凡奉法銜命者皆館焉，部使者亦如之，在郡國諸邑爲特鉅。屋與歲陳，廩廩將壓，於是百二十有六年矣。咸淳五年冬，長沙趙公，以外司農典刑，顧謂是邦，江淮閩浙之所交也；四海賓客之所合也；輶車驛騎之所會也；而舍於隸人，不亦羞當世之士乎？七年春，乃一大修之，悉撤其舊，而新是圖，木斲瓦石，厥材孔良，孔惠孔時，役不告勞，暨訖工，功與勦略等，而其鉅也，加於昔。落成，馳書秀夫曰：『子之居是邦也，盍記諸！』竊嘗稽之，周官里有市，市有候館，館有積。嗟夫！此王者之政也。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，猶汲汲焉繕修是務；褒城驛甲天下，才幾何時，庭除蕪堂廡殘，過者太息。今州縣皆驛，夫以古人則視館

如寢，後世則視州縣如驛，蓋學之不講，而吏道之衰也，久矣！公其工於茲，能以達之，廉以奉之，心休而力有餘，茲館固舉廢之一事。於乎古之所以創，中之所以弊，今之所以修，其可以弗記！公名潛，字元晉，忠靖公之子，忠肅公之孫，忠肅師張宣公，淵源所漸，有自來矣。

十一月，蒙古改國號曰元。

咸淳八年，壬申（一二七二）。公三十五歲。

四子九郎生。

元至元十七年，潮州總管丁聚碑記云：『九郎俊秀，能文，予愛之，不幸繼卒，耐於大母之側。』

咸淳九年，癸酉（一二七三）。公三十六歲。

正月，樊城失。二月，呂文煥以襄陽降元。

是年，李庭芝投閑，公乃出幕，著莊子評。

續資治通鑑：『范文虎大敗於元軍，及聞庭芝至，貽書賈似道曰：「吾將兵數萬入襄陽，一戰可平，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闈，事成，則功歸恩相矣。」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。庭芝屢約進兵，

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爲樂，以取旨未至爲辭，『以是公雖參贊戎機，而卒不得展其智謀。』襲傳：『襄陽失守，李制使投閑，君實與親友朝暮見，日從事詩酒，如在山林間也。』問讀莊子自遣，有所見，隨手紀錄，成莊子評一書。陶鑲陸公故里記云：『鑲考吾鹽顏不思先生編丞相後記，謂：『丞相雅好南華經，每篇俱有評論，其書久佚，無傳之者。』以愚所見，惟歸震川先生批閱莊子書，間載丞相語，雖僅寥寥數則，皆足以提要而蔽其全，故評莊者不啻數十家，而震川獨有取乎丞相之言，則丞相之獨具手眼，特出心裁者，於此益見之矣。』

咸淳十年，甲戌（一二七四）。公三十七歲。

七月，帝崩，子嘉國公瓘卽位。封兄昞爲吉王，弟昺爲信王。八月，元丞相伯顏大舉入寇。是年，李庭芝爲淮東制使，公爲參議官。

宋史本傳：『咸淳十年，庭芝制置淮東，擢參議官。』而續通鑑綱目謂：『是年李庭芝在淮東，秀夫名，辟置幕下。』實則公之隨庭芝，最初在景定元年，此則再起已。

恭帝德祐元年，乙亥（一二七五）。公三十八歲。

是年，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。元兵圍揚州，李庭芝力戰禦之。

公除司農寺丞，累擢至宗正少卿，兼權起居舍人。

宋史本傳：『德祐元年，邊事急，諸僚屬多亡者，惟秀夫數人不去，庭芝上其名，除司農寺丞，累擢至宗正少卿，兼權起居舍人。』

元軍渡江，取臨安。文天祥起兵勤王。

德祐二年，五月以後，端宗景炎元年。丙子（一二七六）。公三十九歲。

正月，進封吉王，昞爲益王，信王，昺爲廣王。元伯顏軍皋亭山。遣文天祥至北營講解。二月，文

天祥亡入真州。三月，伯顏入臨安，以帝及皇太后全氏北去。益王廣王同走溫州。

公至溫州，奉益王爲都元帥。

宋史瀛國公本紀附二王云：『二王走溫州，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於道，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，宜中來謁，復召張世傑於定海，世傑又以所部兵來。溫之江天寺，舊有高宗南奔御座，衆相率哭座下，奉昞爲天下兵馬都元帥，昺副之。』

四月，文天祥浮海如溫州。

五月，益王即位福州，遙上帝尊號（孝恭懿聖皇帝），改元景炎。進封廣王爲衛王。公爲直學士院。

授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，都督諸路軍馬，詔出公手。（宋史本傳：『凡有所述作，盡出其手。』）帝王之立，中國惟修政所以攘夷；輔國之重，朝廷惟用儒所以無斃。朕作其即位，圖厥攸功，介不二心，歷險夷而一致。咨汝宅百揆，賴文武之全才；亟歸右揆之班，並授元戎之柄。肆號大號，告羣工。具官某，骨鯁魁落之英，股肱忠力之佐，仁不憂，勇不懼，坎維心之享；國忘家，公忘私，蹇匪躬之故；適北兵之奄及，率義旅以勤王；慷慨施給鎧之資，豪傑雷動；感激灑登舟之淚，忠赤天知。雖成敗利鈍，逆視之未能；然險阻艱難，備嘗之已熟。獨簡慈元之愛，爰升次輔之聯；方單騎以行，驚破北敵之膽；及免冑而入，大慰國人之心。天地之所扶持，鬼神亦爲感泣。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，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恩。伊欲闔輦轂而追三宮，復鐘簴而妥九廟。非內治飭何以實元氣，非外威振何以折遐衝。披荆棘於靈武之初，予未知濟；收桑榆於澠池之後，事尙可爲。思昔元勳，有如

臣凌在思陵已登乎亞相，更孝廟乃復於舊班；式同今日之中興，罔俾前修之專美。况同列崇臯陶之遜，而初政俟公旦之來。庸再秉於國鈞，仍惠長於樞密。優督府瑞戈之賜，峻文階黃繖之除。中拓賦畝，式隆寵數。於戲！春秋以歸季子爲喜，朕方循於私情；晉人謂見夷吾何憂，爾共扶於衰運。尙堅忠孝，大布公忱，迄圖社稷之安，茂紀山河之績，其祇予命，永弼於彝。

元主忽必烈廢恭帝爲瀛國公。

六月，公罷直學士院，謫居於潮，友人陳經國等爲治產講學，周裕并以女妻公長子繇。

龔傳：『陳宜中旣得政，兼將相權，知君實久在兵間，歷諳戎事，引以自近，多所咨訪，君實亦傾心贊助之，期於能濟。未幾，政論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罷之，謫居於潮。』陸丞相世系考：『潮之海陽年友陳經國、許君輔、周裕、方寶印爲公擇地沙岡港口立學士館以講學，旁有荒田百畝，墾成收租贍口。周又以女妻繇。』

七月，揚州陷，李庭芝死之。十一月，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，陳宜中、張世傑奉帝航海至泉州，又走潮州，復次惠州。

景炎二年，丁丑（一二七七）。公四十歲。

正月，公致陳文龍書。

秀夫誠不自揆，冒言遠寄，前直院不越月，貶潮，迂憊無補，分所宜甘。第因潮以韓子過褒，非所與聞。韓處唐中葉，盛時也，衰朽送殘，僅此髮耳。今車駕蒙塵，中原荆棘，淮東江西，閩廣諸路俱敗陷，北向長望，無寸土乾淨。秀夫豈敢遊逸此土哉！十數年來，賢者朝者，退野者，隱如黃元仲、陳曠、鄭獻翁、鄭鉞、吳子純、陳子修、方公權材器，宣撫每誦不輟口，竟亦落落隱去，不出一謀佐軍事於臺下。詩曰：『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』非必死而爲亡也。隱去亦爲亡。忠臣義士痛哭流涕，亦何及！曹澄孫方應發輩，徒行，今當不勝誅戮。宣撫被執，不降亦不死，比復何如？想身死不足惜，國事不可爲，爲可恨也。周粟雖佳，夷齊恥食，毋令首陽獨孤潔。罪人數千里，遠祝臨風，悵悵，涕泗交流而已。

案書首尙有『景炎二年春正月二十日，寓潮州罪人陸秀夫謹具啓大宣撫陳相公閣下』云云，續通鑑綱目謂：『丙子十二月，元人入興化軍，陳文龍死。』與此書時日不合。史載文龍被執，

不屈，乃械送杭州，其後不食死；則當公致書時，文龍猶未死也。書末云：『周粟雖佳，夷齊恥食，毋令首陽獨孤潔。』文龍之不食而死，公有以感之矣！

二月，元軍入廣州。九月，帝遷潮州之淺灣。

十月，公山潮還同簽書樞密院事。

龔傳：『君實之謫潮也，大將張世傑謂陳宜中曰：『大業未濟，人才有限，動輒令臺諫排論人，世傑若不可，相公意亦當如此。』宜中惶恐，即日召還遷海上，君實遂執政事，海濱誅茅捧土爲殿陛，時節朝會，君實端笏盛服，如立太古班，未嘗少怠；旣罷，則望海山淒然，至以朝衣搵淚，悲動左右。草莽中百種疏略，君實隨宜裨補，盡心力而爲之。』

十一月，元軍襲淺灣，帝奔井澳。十二月，元襲井澳，帝奔謝女峽，陳宜中逃之占城。

景炎二年，五月，帝謁祥興元年。戊寅（一二七八）公四十一歲。

二月，元兵陷潮州。三月，帝遷礪州。

四月，帝崩，公立衛王爲帝。

續資治通鑑：『端宗以驚疾崩，羣臣多欲散去，秀夫曰：「度宗皇帝一子尚在，將焉置之！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，今百官有司皆具，士卒數萬，天若未欲絕宋，此豈不可以爲國耶！」乃與衆共立衛王昀，年八歲矣。』並草景炎皇帝遺詔及祥興皇帝登寶位詔，昭示天下，以安人心。詔書

載全集
中。

朕以冲幼之資，當艱危（傳抄本亦作艱難）之會，方太皇命之南服，黽勉於行；及三宮胥而北遷，悲愛（亦作憂悲）欲死，臥薪之憤，飯麥不忘。奈何乎人，猶託於我，涉甌而肇霸府，次閩而擬行都，吾無樂乎爲君，天未釋於有宋。強膺推戴，深抱懼慚；而敵志（亦作夷虜）無厭，氛祲甚惡。海桴浮避，澳（亦作隩）岸棲存，雖國步之如斯，意時機之有待。乃季冬之月，忽大霧以風，舟楫爲之一摧，神明拔於旣溺，事而至此，夫復何言。矧驚魂之未安，奄北哨其已及，賴師之武，荷天之靈，連濱於危，以相所往。沙洲何所，垂閱十旬；氣候不齊，積成今疾。念衆心之鞏固，忍萬苦（亦作古）以違離，藥非不良，命（亦作數）不可追。惟此一髮千鈞之重（亦作託），幸哉連枝同氣之依，衛王某（傳抄本作昀），聰明夙成，仁孝天賦，相從險阻，久繫本根，可

於樞前卽皇帝位，傳璽綬，喪制以日易月，內廷不用過哀，梓宮毋得輒置金玉，一切務從簡約，安使（亦作安使）州郡，權暫奉陵寢。嗚呼！窮山極川（傳抄本作窮凶極冤），古所未嘗之患難；涼德薄祚，我乃有負於臣民；尙竭至忠，共扶新運，故茲詔示。想宜知悉。景炎皇帝遺詔。

朕勉承丕緒，祇若令猷，皇天付中國民，旣勤用德，聖人居大寶位，日守以仁，藐茲眇冲，適際危急。惟我朝之聖神繼續，而家法以忠厚傳心。滲漉在人，億萬年其未泯；遭逢多事，百六數之相承。先皇帝聰明出乎羣倫，孝友根於天性，痛憤二宮之北，未嘗一日而忘；遺大投艱，不應後志，除凶刷恥，惟懷永圖，託於神明，辱在草莽，上霧下潦之所偃薄，洪濤巨浪之所震驚。謂多難以殷憂，宜祈天而永命；胡寧忍我，而不其延？日月爲之無光，社稷凜乎如髮；攀髯何及，繼志其誰？以趙孤猶幸僅存，盡使爲宗祧之主；以漢賊不容兩立，庶將復君父之讎；大義攸關，輿情交迫。閔予小子，遭家不造，而况斯今，於前寧人，圖功攸終，其難莫甚。尙賴元勳宿將義士忠臣，合志而並謀，協心而畢力，敵王所愾，扞我於艱。茲用大布寬恩，率循彝典，於以導迎和氣，於以迓續

洪休，可大赦天下。於戲！人心有感則必通，世運無往而不復，成誦雖幼，有周不後於四征；少康之興，祀夏實基於一旅。往求攸濟，咸與維新。十七十八十九日，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晚臨，二十日卒哭行香，以二十一日登極。祥興皇帝登寶位詔。

六月，帝遷厓山。

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，與奇石山對峙，張世傑以爲天險，可扼以自固，乃奉帝移駐於此。新會縣志云：『宋故行宮在厓山，祥興初，帝昺南遷時建，凡三十間，環以軍屋千餘，又有行朝草市。祥興二年，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海死之，其地遂墟。』

公爲左丞相，政餘，日書大學章句勸講。

宋史本傳：『時陳宜中往占城，與世傑不協，屢召不至，乃以秀夫爲左丞相，與世傑秉政。秀夫外籌軍旅，內調工役，勿遽流離中。猶日書大學章句勸講。』

文天祥兵敗，上表自劾，朝廷下詔勉諭之。

勅天祥：才非盤錯，不足以別利器；時非板蕩，不足以識忱臣；昔聞斯言，乃見今日。卿早以魁彥，受

知穆陵，歷事四朝，始終一節。敵氛正惡，鞠旅勤王；皇路已傾，捐軀殉國。脫危機於虎口，涉遠道於鯨波。去桀就湯，可觀伊尹之任；歸周避紂，咸喜伯夷之來。方先皇側席以需賢，乃累疏請身而督戰，精神鼓動，志氣慨慷。以匈奴未滅爲心，棄家弗顧；當王事靡盬之日，將母承行；忠孝兩全，神明對越。雖成收利鈍，非能逆略；而險阻艱難，亦旣備嘗。如精鋼之金，百鍊而彌勁；如朝宗之水，萬折而必東。尙遲赤烏之歸，已抱烏號之痛。朕當繼紹，未有知思，政茲圖任，舊人克勤多難。倏來候吏，曩覽封章，歸然靈光之固存，此殆造物者陰和。胡然引咎，益見勞謙。至如諗問之勤，悉備惻忱之至。朕今吉日旣屆，六月於征，倚卿愛君憂國之忠，成我刷志除凶之志，緬懷耆俊，深切嘆嘉。

案天祥奉詔，謙遜不遑，曾移書於公云：『天子幼冲，宰相遁荒，詔令皆出諸公之手，豈得以游詞相拒！』

閏十一月，文天祥被執。

十二月，著二帝信錄。

宋史本傳：『方秀夫海上時，記二帝事爲一書，甚悉，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：「君後死，幸傳

之。」其後厓山平，光薦以其書還廬陵，大德初，光薦卒，其書存亡無從知。故海上之事，世莫知其詳云。」

祥興二年，己卯（一二七九）公四十二歲。

二月六日癸未，厓山陷，公負帝赴海死，宋亡。

宋史紀事本末：『張宏範繇潮陽港乘舟入海，至甲子門，獲斥候將劉青願，知帝所在，乃至厓山。或謂張世傑曰：『北兵以舟師塞海口，則我不能進退，盍往據之。幸而勝，國之福也；不勝，猶可西走。』世傑恐久在海中，士卒離心，動則必散，乃曰：『頻年航海，何時已乎？今須與決勝負！』遂焚行朝草市，結大舶千餘，作一字陣，碇海中。中艙外舳貫以大索，四周起樓棚如城堞，奉帝君其間，爲死計。人皆危之。厓山北淺，舟膠不可進，宏範繇山東轉而南，入大洋，與世傑之師相遇，薄之；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。世傑舟堅不能動，宏範乃舟載茅茨，沃以膏脂，乘風縱火焚之。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，舟不蒸，宏範無如之何。二月，癸未，宏範乃四分其軍，自將一軍，相去里許，令諸將曰：『宋舟西躋厓山，潮至必東，急攻之，聞吾樂作，乃戰，違令者斬！』時黑氣出山西，李

恆乘早潮退，攻其北，世傑以淮兵殊死戰。至午，潮上，元軍樂作，世傑以爲且懈，不設備，宏範以舟攻其南，世傑南北受敵，兵士皆疲，不能復戰。俄有一舟檣旗仆，諸舟之檣旗皆仆，世傑知事去，乃抽精兵入中軍，諸軍大潰。翟國秀、凌震等皆解甲降元。元軍薄中軍，會日暮風雨，昏霧四塞，咫尺不相辨，世傑遣小舟至帝所，欲取帝至其舟中，旋謀遁去。秀夫恐來舟不得免，又慮爲人所賣，或被俘辱，執不肯赴。秀夫因帝舟大，且諸舟環結，度不得出走，乃先驅其妻子入海，謂帝曰：「國事至此，陛下當爲國死，德祐皇帝辱已甚，陛下不可再辱！卽負帝同溺。」

龔傳：「兩軍相見於厓山，南軍大舟三百餘，分前後中三部，以對敵者爲前鋒，而以中部居宸扈，中堅反居其後。前鋒失利，波濤掀舞，旌旗交錯，部位爲之混亂。君實出倉卒，仗劍驅妻子先入海，哭號拜幼君，「陛下不可再辱，」拜起抱幼君，以匹練束如一體，用黃金砸腰間，君臣赴水而死。」旋張世傑海陵舟覆，宋亡。

吾家子正山房隨筆云：「曾聞海上鐵斗膽，猶見雲中金甲神。」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鄂州世傑詩。鄂州擁德祐景炎祥輿於海上，擁兵南北岸，一夕忽大風雨，行止皆不利，鄂州舟覆而薨。翌

早，尋屍棺殮，焚島上，其膽如斗，更焚不化，諸軍感慟。須臾，雲中現金甲神人，且云：「今天亡我，關係不輕，後身當出恢復矣。」此詩全篇不傳，忠誠義烈，雖亡猶耿耿也。」案鄂州死在公後，且厓山覆，鯨海沸騰，烏有吟詠之暇，詩必誤傳也。

朱國楨湧幢小品：『厓山舊有石勒云：「元大將張弘範滅宋於此。」嘉靖中，督學陳埜磨去之，改曰：「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處。」』區海目詩有云：『崖無滅宋字，濤有撼胡聲。』

新會縣志：『丞相陸秀夫墓在二城村，故人指二城爲忠臣山。』潮州舊志云：『宋丞相陸秀夫墓在郡城南海中嶼上，石碑尙存。』新志云：『聞海上有侍郎嶼，秀夫墓在焉，碑已不存，莫能得其處。』案厓山之去潮州，海程且千里，大兵未息，交通阻梗，歸葬勢所難能。墓在新會二城村，似較可信。吾鹽今有公衣冠墓，在縣城西南五十餘里之大陸莊，疑在潮者，亦衣冠墓也。

文信國有輓公詩（集杜）。

序云：『君實文筆英妙，自維揚幕入朝，京師陷，永嘉推戴有力，及駐厓山，兼丞相，凡朝廷事，皆秀夫潤色綱紀之，厓山陷，與全家赴水死。』

文彩珊瑚鈎，奉同郭給事靈湫作淑氣含公鼎；張九齡炯炯一心在，嚴武天水相與永！美陵西

南臺

案此詩作時，信國已被執，壬午，信國成仁，與公可謂後先輝映者已。

胡奪漢祚，前代忠義之士，俱湮沒不彰；至明萬曆四十七年，始謚公忠烈，蓋上去宋之亡，已三百四十載矣。

明王紀請謚陸秀夫忠烈疏：「題爲宋室死節忠臣，久缺謚典，伏乞勅部議補，以慰忠魂，以勵臣節事。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內准禮部諮，據直隸淮安府山陽縣籍鹽城縣人陸應袍，係宋左丞相陸秀夫後裔，原任湖廣黃州府蘄水縣典史，告前事內稱：「先祖宋丞相陸秀夫，孤忠大節，久無謚典，蒙鹽城知縣陳美通詳申請到部，備諮到院，行查」等因。臣自早歲受書，讀史至陸丞相負帝赴海事，未嘗不掩卷太息，喜其節而悲其志也。自行都航海，如泉如廣，亡君立君，遺孳弱息，寄命於茫茫大海中，卽三尺童子，亦知宋祚將絕，斷斷不可爲矣。秀夫猶且問關南澨，百折不回，庶幾乎一旅一成之再奮。迨厓山破，度不可脫，乃仗劍驅妻子先入海。奏曰：「德

祐皇帝已辱，陛下不可再辱。」遂負帝赴海死。嗟夫！常宋季顛危之時，奸臣賣國降敵，甘受萬世之唾罵者，無論已。卽平日所號爲鬚眉男子，一遇禍難，全軀保妻子之念，橫結胸中，往往散去。甚且有絕城匿影，屈膝請命，偷息於人間者，卒之身死名滅，與糞土無異。乃丞相遭古今未嘗有之大變，而能全天地無所逃之大倫，忠魄浩氣，炳炳琅琅，照映宇宙，千載而下，讀其傳，猶凜凜有生氣，謂丞相爲不死，可也。文天祥所云：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正秀夫之謂矣。以彼精忠大節，何減於文謝二公，乃文謝二公，景泰俱被有美諡，而丞相獨遺，豈非缺典？崖山錄、文獻志及鹽城邑乘，雖有「忠貞」二字，說者疑其爲後人私諡。臣不揣固陋，敢以臆斷：丞相亡時，宋亦亡矣，元未必諡也，忠貞二字，爲公諡，爲私諡，皆不可知；就令諡出國朝，亦殊不類丞相之爲人。試觀仗劍驅妻子負帝入海，光景，真有視死生同，晝夜，棄血肉如泥沙者。正昔人所謂殺身成仁，舍生取義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。宋亡死節忠臣，此非其最苦最烈者耶？竊謂必以「忠烈」易名，始足快千古之公評矣。伏乞勅下禮部，再加查覆議上，請早爲補諡，庶忠魂得慰於九泉，而聖朝亦可無闕事也。

陸秀夫年譜

案旋奉旨依議，故今稱陸忠烈公云。

附後儒弔公詩：

題陸秀夫抱帝入海圖

元姚燧

紫宸黃閣共樓船，海氣昏昏日月偏；赤縣已無行在所，丹心猶數中興年。身藏魚腹不見水，手挽龍髯直上天；板蕩純臣有如此，流芳千古更無前。

弔陸丞相

明宋濂

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，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邈；玉雪皎如今肯污泥滓，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！

大忠祠

明陳獻章

天地神祇此大忠，百年舟楫更誰同？蒼厓不是無春色，吹盡斜陽一笛中。

遊厓山泊舟奇石下風雨夜作

明陳獻章

千尋鐵索鎖江雲，南北常年一水分；晚泊孤舟奇石下，兩厓風雨夜深聞。

與李世卿同遊厓山

明陳獻章

海風晝號山木折，黑浪夜撼蒼厓裂；有廟於此昭臣節，吾昔大書吾腦熱。天冠地履君臣別，萬

古不使綱常滅，角聲嗚嗚旗獵獵，樓船將軍過擊楫。楚客旁觀默無說，肝腸裏有三公鐵，南山老人紅玉頰，啖坐松根待明月。

弔陸公祠

明陳獻章

傷心欲寫厓山事，惟有東流去不回；草木暗隨忠魄弔，江淮長爲節臣哀。精神貫日華夷見，氣脈凌霜天地開。耿耿聖旌何處是，英靈抱帝海濤隈。

弔陸公祠

明李東陽

國亡不廢君臣義，莫道祥興是靖康。奔走恥隨燕道路，死生惟著宋冠裳。天南星斗空淪落，水底魚龍欲奮揚。此恨到今猶未極，厓山東下海茫茫。

汴城 杭國總邱墟，三百年來此卜居。海外河山非漢有，嶺南人物是周餘。行宮草草慈元殿，講幄勤勤大學書。辛苦相臣經國念，有才無命欲何如！

北風吹浪覆龍舟，溺盡江南二百州。東海未填精衛死，西川無路杜鵑愁。君臣寵辱三朝共，宗社興亡萬古讎。若遣素王生此世，也須重紀宋春秋。

題陸公祠

明吳國倫

雙厓縣作勢，一水怒排空。國難身何惜，親征氣尚雄。魚龍吞玉璽，麋鹿臥行宮。舉目都遺恨，蕭蕭起颶風。

題陸公祠

明宋曹

北斗南遷王氣迷，潮鳴瘴海雨淒淒。天窮宋室龍爲遜，地盡厓門馬不嘶。一代君臣歸社稷，全家妻子逐鯨鯢。寒山每墮千岩淚，明月飛鳥空夜啼。

颶風吹臘指花冠，千古忠魂淚未乾。戰血久涵南海碧，石磷高燭一天寒。鮫宮不輟朝參夜，魚腹仍尊講學壇。漠漠孤厓一卷石，至今猶爲趙家看。

弔陸丞相

清潘耒

厓山尙住宋遺民，文陸當年事苦辛。窮海不春猶正朔，孤航無主自君臣。忠魂鬱作潮頭怒，浩氣蒸成蜃闕新。異代流風多感激，草間時有納肝人。

題陸公祠

清夏之蓉

丞相大義星日光，身逐滄海蛟龍翔。維桑與梓召魂魄，褒衣大冠千載藏。鹽邑大陸莊有衣冠
墓。荒祠聳帆峙道側，古柏蒼藤圍野色。試看先軫面如生，只恐萋宏血猶碧。我來親奠几筵前，
一拜再拜心拳拳。文山壘山並科目，得人之盛非偶然。

本書參考書籍

- (一) 宋史
- (二) 南宋書
- (三) 續資治通鑑
- (四) 宋史紀事本末
- (五) 昭忠錄
- (六) 寶祐四年登科錄
- (七) 陸丞相蹈海錄
- (八) 陸丞相全集
- (九) 陸氏家乘
- (十) 淮安府藝文志
- (十一) 鹽城縣志

陸秀夫年譜

(十二) 京口蒼舊傳

(十三) 潮州府志

(十四) 新會縣志

